

轉胞病胎婦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急躁者
食味厚者大率有之古方皆用滑利疎導藥鮮
有應效因思胞為胎所墮展在一邊胞系了矣
不通耳胎若舉起懸在中央胞系得疏水道自
行然胎之墜下必有其內一日吳宅寵人患此
脉之兩手似瀋重取則弦然左手稍和余曰此
得之憂患瀋為血少氣多弦為有飲血少則胞
弱而不能自舉氣多有飲中焦不清而溢則胞
之所避而就下故墜遂以四物湯加參朮半夏
陳皮生甘草生薑空心飲隨以指探喉中吐出

藥汁俟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早亦然如是與
八貼而安此法亦為的確恐偶中耳後又歷用
數人亦效未知果如何耶仲景云婦人本肥盛
且舉自滿全贏數且舉空減胞系了矣亦致胞
轉其義未詳必有能知之者

乳硬論

乳房陽明所經乳頭厥陰所屬乳子之母不知
調養怒忿所逆鬱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
之氣不行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
沸騰故熱甚而化膿亦有所乳之子膈有滯痰

口氣焮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生結核於初
起時便須忍痛揉令稍輒吮令汁透自可消散
失此不治必成癰癤治法踈厥陰之滯以青皮
清陽明之熱細研石膏行汗濁之血以生甘草
之節消腫道毒以瓜蒌子或加沒藥青橘葉皂
角刺金銀花當歸或湯或散或加減隨意消息
然須以少酒佐之若如以艾火兩三壯於腫處
其效尤捷彼村工喜於自術便用針刀引惹拙
病良可哀憫若夫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姪憂愁
鬱悶所及積累脾氣滯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

如大棊子不痛不痒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曰
妳岩以其瘡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若於
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後施
之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予族姪婦年十八時
曾得此病察其形脉稍實但性急躁伉儷自諧
所難者後姑耳遂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間以加
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兩月而安

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
惑焉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水一二日

血海始盡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脉
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
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儀象也父精母血因
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其子此萬物資
始於乾元也血成其胞此萬物資生於坤元也
陰陽交媾胎孕之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
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
則陽為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
血則陰為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

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為父女不可為母
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
可為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為母得陰氣
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為駁氣所乘而成其類
不一以女而男有二一則遇男為妻遇女為夫
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
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
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
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為主不可屬左不
可屬右受氣於兩歧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

而成形故所蒸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人迎氣口論

六陽六陰脉分屬左右手心小腸肝膽腎膀胱
在左主血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在右主氣男
以氣成胎故氣為之主女以血成胎故血為之
主若男子久病氣口充於人迎者有胃氣也病
雖重可治女子久病人迎充於氣口者有胃氣
也病雖重可治反此者逆或曰人迎在左氣口
在右男女所同不易之位也脉法讚曰左大順
男右大順女何予言之悖耶曰脉經一部王叔

和詩諄於教醫者此左右乎以醫者為主而言
若主於病者奚止千里之謬

春宣論

春蠶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
春時人氣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
吐宣之為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
俗徃徃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為不於春
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
大黃枳椇防風輩為丸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
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

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
而用利藥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用
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轉失
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
悉具猶瀆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
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沈五十歲輕於聽信忽
於三月半贖春宣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年
率以為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初炎熱之甚無
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宣為春瀉而致禍耶自
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張子和先生

已詳論之昔賢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以為後人之戒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

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免酒禍今余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參之內經則曰熱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熱飲去三藥存焉膈滯通快喉舌幸美盃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澀於下肺受賊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癩或鼻查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入也為病深矣為消為渴為內

疸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喘哮為勞
嗽為癩癩亦為難明之病倘非具眼未易處治
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湏二盞血乃得
行酒不可於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參
之於經證之以禮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

癰疽論

六陽經六陰經之分布周身有多氣少血者有
少氣多血者有多氣多血者不可一槩論也若
夫要害處近虛怯薄處前哲已曾論及惟分經
之言未聞也何則諸經惟少陽厥陰經之生癰

疽理宜預防以其多氣少血其血本少肌肉難
長瘡久未合必成死證其有不思本經少血遽
用驅毒利藥以伐其陰分之血禍不旋踵矣請
述一二成敗之迹以告來者余從叔父平生多
慮質弱神心力年近五十忽左膊外側廉上起一
小紅腫大然如米予視之曰慎勿輕視且生與
人參大料作湯得二三斤為好人未之信謾進
小貼數服未解而止旬餘值大風拔木瘡上起
一道紅如線繞至背脾直抵右肋予曰必大料
人參少加當歸川芎陳皮白朮等補劑與之後

與此方兩閱月而安又東陽李兄年踰三十形
瘦膚厚連得憂患又因作勞且過於色忽左腿
外側廉上一紅腫其大如栗一醫問其大臍堅
實與承氣兩貼下之不效又一醫教與大黃硃
砂生粉草麒麟竭又二三貼半月後召予視之
曰事去矣一李兄年四十餘而面稍白神甚
勞忽脇下生一約疔如桃一人教用補劑衆笑
且排於是流氣飲十宣散雜而進之旬餘召予
視之予曰非惟不與補藥抑且多得解利血氣
俱憊矣已而果然或曰太陽經非多血少氣者
乎何腎癰之生初無甚苦徃徃間有不救者吾
子其能治之乎予曰腎居小腹之後而又在其
下此陰中之陰也其道遠其位僻雖曰多血氣
運不到氣既不到血亦罕來中年之後不可生
癰纒有痛腫叅之脉證但見虛弱便與滋補血
氣無虧可保終古若用尋常驅熱後毒紓氣之
藥虛虛之禍如指諸掌

脾約丸論

成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又約束之約胃強脾
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

大便硬故曰脾約與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
緒化津流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
疑焉何者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
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久病大
下大汗之後陰血枯禱內火燔灼熱傷元氣又
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
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竊母氣
以自救金耗則木寡干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
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
下小便數而無藏蓄也理宜滋養陰血使孤陽
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
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
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
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甚而氣實者無有
不安愚恐西北二方地氣高厚人稟壯實者可
用若用於東南之人與熱雖盛而血氣不實者
雖得暫通將見脾愈弱而腸愈燥矣後之欲用
此方者須知在西北以開結為主在東南以潤
燥為主慎勿膠柱而調瑟

心肺陽也居上肝腎陰也居下脾居中亦陰也
屬土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
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
五經並行是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故
能使心肺之陽降腎肝之陰升而成天地交之
泰是為五臟之令也七情內傷六淫外侵飲食
不節房勞過度虛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
胃雖受穀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
地不交之否於斯時也清濁相混隨道壅塞氣
化濁血糜腐而為熱熱留而久氣化成濕濕熱

相生遂成脹滿經曰鼓脹是也以其外雖堅滿
中空無物有侶於鼓其病膠固難以治療又名
曰蠱蠱若蟲侵蝕有蟲之義驗之治法理宜補脾
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水
以制火使脾得清化之令却監味以防助邪斷
妄想以保母氣無有不交醫不察病起於虛急
於作效術能希冀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
求一時之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
邪甚矣真氣傷矣去死不遠古方惟禹餘糧丸
又名石中黃丸又名紫金丸制肝補脾殊為切

當亦頃隨證亦頃順時加減用之余友俞仁叔
儒而醫達得家難年五十得此疾自制禹餘糧
丸服之于診其脉弦濇而數曰此丸新製燥煉
之火邪尚存溫熱之藥大多宜自加減不可執
方俞咲曰今人不及古人此方不可減服之
一月口鼻見血色骨立而死又楊兄年近五十
性嗜好酒病瘡半年患脹病自察必死來求治
診其脉弦而濇重則大瘡未愈手足瘦而腹大
如蜘蛛狀予教以參朮為君當歸川芎芍藥為
臣黃連陳皮茯苓厚朴為佐生甘草些少作濃

湯飲之一日定三次彼亦嚴守戒忌一月後瘡
因汗而愈又半年小便長而脹愈中間雖稍有
加減大意只是補氣行濕又陳氏年四十餘性
嗜酒大便時見血於春間患脹色黑而腹大其
形如鬼診其脉數而濇重似弱予以四物湯加
黃連黃芩木通白朮陳皮厚朴生甘草作湯與
之近一年而安一補氣一補血餘藥大率相出
入皆獲安以保天壽或曰氣無補法何子補氣
而獲安果有說以通之乎子曰氣無補法世俗
之言也以氣之為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恐增

病勢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所著而不
出所以為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
病苟或氣怯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或曰子之藥
審則審矣何效之遲也病者久在牀枕必將厭
子之迂而求速效者矣子曰此病之起或三五
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
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或曰脹病將終不可
與利藥耶子曰灼知其不因於虛受病亦淺脾
胃尚壯積滯不痼而又有可下之證亦宜略與
疏導若授張子和濟川散禹功丸為例行迅攻
之策實所不敢

疝氣論

疝氣之甚者睪丸連小腹急痛也有痛在睪丸
者有痛在五樞穴邊者皆足厥陰之經也或有
形或無形或有聲或無聲有形如瓜有聲如
自素問以下歷代名醫皆以為寒蓋寒主收引
經絡得寒故引不行所以作痛理固然也有得
寒而無疝者又必有說以通之可也予嘗屢因
門戶雪上有霜沒臍之水踢冰徒涉不曾病此
以予素無熱在內也因而思之此證始於濕熱

在經鬱而至久又得寒氣外束濕熱之邪不得
疏散所以作痛若只作寒論恐為未備或曰厥
陰一經其道遠其位卑鬱積濕熱何由而致子
曰大勞則火起於筋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
火起於腎大怒則火起於肝本經火積之久母
能生子虛濕氣便盛厥陰屬木係於肝為將軍
之官其性急速火性又暴為寒所束宜其痛之
大暴也愚見有用烏頭拖子等分作湯用之其
效亦敏後因此方隨證與形加減用之無有不
應然濕熱又須分多少而始治但濕者腫多癩

病是也又有挾虛而發者當以參朮為用而以
疏導藥佐之診其脉有甚沈緊而大豁無力者
是也其痛亦輕惟覺重墜牽引耳

秦桂丸論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
處遍閱古方惟秦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
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然服之甘受燔灼之
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
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
子者率由血少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因非

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血使無虧欠乃
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
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
物發生冬氣寒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
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予曰詩言婦人
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
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
則飲食驟進久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
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胎生子亦多病
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天真之陰也戒之慎

之鄭蕙使之子年十六求醫曰我生七箇月患
淋病五日七日必一發其發也大痛捫地叫天
水道方行狀如漆和粟者約一盞許然後定診
其脉輕則瀆重則弦視其形瘦而稍長其色青
而蒼意其父必因多服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
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蘗細末丸梧子
大珣十分乾而與二百丸作一服經二時又與
三百丸作一服率以熱湯下以食物壓之又經
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如漆和粟者
一大碗許其病減十分之八後張子中以陳皮

一兩桔梗木通各半兩作一匙與之又下漆粟
者一合許遂安父得燥熱且能病子况母得之
者乎余書此以證東垣紅絲瘻之事

惡寒非寒病惡熱非熱病論

經曰惡寒戰慄皆屬於熱又曰禁慄如喪神守
皆屬於火惡寒者雖當灸月若遇風霜重綿在
身自覺凜凜戰慄禁慄動搖之貌如喪神守惡
寒之甚原病式曰病熱甚而反覺自冷此為病
熱實非寒也或曰往往見有得熱藥而少愈者
何也予曰病熱之人其氣炎上營為痰飲抑遏

清道陰氣乘辨病熱尤甚積痰得熱亦為暫退
熱勢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勢如此誰敢以寒
涼與之非殺之而何予曰古人遇戰慄之證有
以大承氣下燥糞而愈者惡寒戰慄明是熱證
但有虛實之分耳經曰陰虛則發熱夫陽在外
為陰之衛陰在內為陽之守精神外馳嗜慾無
節陰氣耗散陽無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之間
而惡熱也實非有熱當作陰虛治之而用補養
之法可也或曰惡寒非寒宜用寒藥惡熱非熱
宜用補藥甚駭耳目明示我之法可乎予曰進

工周本道年踰三十得惡寒病服附子數日而病甚求予治診其脉弦而促緩予以江茶入薑汁香油此少吐痰一升許減綿太半周甚喜予曰未也燥熱已多血傷亦深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而火可降彼勇於仕進一切務外不守禁忌予曰若多與補血涼藥亦可稍安內外不靜腎水不生附毒必發病安後官於婺城廵夜冒寒非附子不可療而性怕生薑只得用豬腰子作片煮附子與三貽而安予曰可急歸知冀附毒易發彼以為迂半年後果發

背而死又司巫叔平生脚自踝以下常覺熱冬不可加綿於上常自言曰我稟質壯不怕冷予曰此是三陰之虛宜早斷欲事以補養陰血庶乎可免矣而不吝年方五十患痿半年而死觀此二人治法蓋可知矣或曰傷寒病惡寒惡熱者亦是虛耶予曰若病傷寒者自外入內先賢論之詳矣愚奚庸贅

經水或紫或黑論

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為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

降則降氣凝則凝氣滯則滯氣清則清氣濁則濁往往見有成塊者氣之凝也將行而痛者氣之滯也來後作痛者氣血俱虛也色淡者亦虛也錯經妄行者氣之亂也紫者氣之熱也黑者熱之甚也人但見其紫者黑者作痛者成塊者率指為風冷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良由病源論月水諸病皆曰風冷乘之宜其相習而成俗也或曰黑北方水之色也紫淡於黑非冷而何予曰經曰亢則害承乃制熱甚者必蕪水化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况婦人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陽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夫風冷心煩外得設或有之蓋千百而一二者也

石膏論

本草藥之命名固有不可曉者中間亦多有意義學者不可以不察以色而名者大黃紅花白前青黛烏梅之類是也以形而名者人參狗脊烏頭貝母金鈴子之類是也以氣而名者木香沈香檀香麝香茴香之類是也以質而名者厚朴乾薑茯苓生熟地黃之類是也以味而名者

甘草苦參淡竹葉草龍膽苦酒之類是也。以能
而名者，百合、當歸、升麻、防風、滑石之類是也。以
時而名者，半夏、茵陳、冬葵、寅雞、夏枯草之類是
也。以石膏火煨細研醋調封丹爐，其固密甚於
脂，苟非有膏焉，能為用此，兼質與能而得者，正
與石脂同意。閻孝忠妄以方解石為石膏，况石
膏其味甘而辛，本陽明經藥。陽明主肌肉，其甘
也能緩脾益氣，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
上行至頭，又入手太陰手少陽。彼方解石者，止
有體重質堅性寒而已，求其所謂膏而可為

三經之主治者，馬在執醫欲責效，不亦難乎。

脉大必病逆論

脉血之所為，屬陰大洪之別名。火之象屬陽，其
病得之於內傷者，陰虛為陽所乘，故脉大當作
虛治之。其病得之於外傷者，邪客於經脉，亦大
當作邪勝治之。合二者而觀之，皆病證方長之
勢也。謂之病逆，不亦宜乎。海藏云：君侵臣之事，
孰謂是否，幸有以教之。

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辯

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謂離析經理在乎章句之

經內經生氣通天論病因四章第一章論因於寒欲如運樞以下三句與上文意不相屬皆衍文也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兩句當移在此夫寒邪初客於肌表邪鬱而為熱有似燔炭得汗則解此仲景麻黃湯之類是也第二章論因於暑暑者君火為病火主動則散故自汗煩渴而多言也第三章論因於濕濕者土濁之氣首為諸陽之會其位高而氣清其體虛故聰明得而係焉濁氣熏蒸清道不通沈重而不爽利似乎有物以蒙胃之失而不治濕鬱為熱熱留不去大

筋綆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攣小筋弛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因於濕首知暑各三字為句濕熱不攘以下各四字為句文正而意明第四章論因於氣為腫下文不序病證蓋是脫簡四維相代二句與上文意不相屬亦衍文也王太僕曰暑熱濕氣三病皆以為發於傷寒之毒次第相仍展轉生病五段通為一章余有疑焉 善病不治伏而生熱熱久生濕濕久氣病蓋有之矣內經止有冬傷於寒不即病至夏有熱病之言未聞寒毒伏藏至夏發於暑

病至於濕病亦蒙上文之熱謂反濕其首望濕物
畏之望除其熱當以因於濕首為句如暴濕又為
句則濕首之濕暴濕之濕皆人為也與上下文列
言寒暑之病因文義研乖不容於不辯或曰先賢
言溫濕寒濕風濕矣未聞有所謂濕熱病者致之
內經亦無有焉吾子無乃失之迂妄耶子曰六氣
之中濕熱為病十居八九內經發明濕熱此為首
出至真大要論曰濕上甚而熱其間或言濕而熱
在中者或曰熱而濕在中者此聖人愛人論道之
極致使天下後世不知濕熱之治法者太僕啓之
也君其歸取原病式熟讀而審思之幸甚

太僕章句

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濕首句如暴濕句熱不攘句大筋繆短小筋弛長繆短為拘弛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新定章句

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因於濕句首如暴句濕熱不攘句大筋綆短小筋弛長綆短為拘長為痿

因於氣為腫云云

倒倉論

經曰腸胃為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為最多故謂之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遇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寧無傷於冲和之德

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奇形之蟲中官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發為癰瘡為勞瘵為蠱脹為癩疾為無名奇病先哲製為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病情非不工巧然不若倒倉之為便捷也以黃牡牛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入湯中為液以布濾出查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寸鍾寒月則重湯溫而飲之病在上

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強而為之緩急多寡也預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者以安病人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精神煥發形體輕健沈病悉安矣其後頃五年忌牛肉吾師許文懿始病心痛用藥燥熱香辛如丁附桂姜輩治數十年而足攣孺

七日惡寒而多嘔甚而至於靈砂黑錫黃芽歲并結之以艾火十餘萬又雜治數年而痛甚自分為廢人矣衆工亦技窮矣如此者又數年因其煩渴惡食者一月以通聖散與半月餘而大腑逼迫後重肛門熱氣如燒始時下積滯如五色爛錦者如和燭油凝者逐半月而病似退又半月而略思穀而兩足難移計無所出至次年三月遂作此法篤節如應因得為全人次年再得一男又十四年以壽終其餘與藥一婦人久年脚氣吐利而安又鎮海萬戶蕭伯善公以便

獨而精不禁親與試之有效又臨海林元患久
嗽吐紅發熱消瘦衆以為瘵百方不應召子視
之脉兩手弦數日輕夜重計無所出亦因此而
安時冬月也第一年得一子牛坤土也黃土之
色也以順為德而效法乎建以為功者任之用
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為液無形之物也橫散
入肉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
也積聚久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
為栖泊之窠曰阻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
自非剖腸胃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勾錄

兩之丸散所能竄犯其藩墻戶牖乎竊詳肉液
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皆倍於前有似乎腫其
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
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流而
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吐而汗瀆道者自吐而瀉
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定牛肉全
重厚和順之性益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
寧無精神煥發之樂乎正似武王之克商之後散
財發粟以賑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
異人人於中年後亦行一二次亦卻疾養壽之

一助也

相火論

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
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
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
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
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於動
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
為也見於天者以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

水之氣也其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
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
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思肝腎之分皆
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
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曰地
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火者也肝火之陰
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
同何東垣以為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
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

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
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計之
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
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
煎熱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
暑步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
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
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
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

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神造化
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
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
吾子言之何耶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常言之矣
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蓋人
亦言胎與三焦尋火治所和肌絡都無異此燈
指龍雷之火也子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未動
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
火不一徃徃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
二公豈它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

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以白
璧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
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致諸內經少陽病為瘧
瘧太陽病時眩仆少陰病脅暴瘖鬱冒不知人
非諸熱發瘧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膈病
振寒少陰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
非諸禁鼓慄也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
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陽病厥氣上衝胃
小腹控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氣上衝胃極
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譫妄太陽病

譫妄膀胱病狂頭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
病附腫善驚少陰病發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
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
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
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
痛產瘕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也
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
敏且以燧熾論若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
言法及宜手後之人不無聾聵也悲夫
左大順男右大順女論

肺主氣其脉居右寸脾胃命門三焦各以氣蒸
變化運用故皆附焉心主血其脉居左寸肝膽
腎膀胱皆精血之隧道竅庫故亦附焉男以氣
成胎則氣為之主女挾血成胎則血為之主男
子久病右脉充於左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治
女子久病左脉充於右者有胃氣也病雖重可
治反此者虛之甚也或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勝
既右肺大腸脾胃命門三焦男女所同不易之
位也脉法贊曰左大順男右大順女吾子之言
非惟左右例置似以大為充果有說以導之手

曰大本病脉也今以大為順蓋有充足之義故
敢以充言之脉經一部諄諄於教為醫者爾此
左方當以腎者為言若主於病奚止於千里之
謬或曰上文言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
右主司府下文言左為人迎右為氣口皆以病
人之左右而為言何若是之相反耶曰脉經第
九篇之第五章上文大浮數動長滑沈瀋弱該
短微此言形狀之陰陽下文關前關後等語又
言部位之陰陽陰附陽陽附陰皆言血氣之陰
陽同為論脉之陰陽而所指不同若此上下異

文何足疑乎讚曰陰病治官非治血乎陽病治
府非治氣乎由此參考或恐於經意有合

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
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
卻鹽醢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
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為者天之所賦者若
穀粟菜菓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
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為者皆烹飪調和偏厚
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

鹽醢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醢謂未山
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為淡乎安
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
為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
傷在五味非人為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
為備凡人飢則必食彼稷米甘而淡者土之德
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
菜為充者恐於飢時頓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
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

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宥
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
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為助其積
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郤
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披其毒者內
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物也
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爾或又問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
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朮地黃澤
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

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
夫為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
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
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為局方者不知出
此凡諸虛損證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
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吃逆論

吃病氣逆也氣自臍下直衝上出於口而作聲
之名也書曰火炎上內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
火東垣謂火與元氣不兩立又謂火氣之賊也

古方悉以胃弱言之而不以火且以丁香柿蒂
竹茹陳皮等劑治之未審孰為降火孰謂補虛
人之陰氣依胃為養胃土傷損則木氣侮之矣
此土敗木賊也陰為火所乘不得內守木挾相
火乘之故直衝清道而上言胃弱者陰弱也虛
之甚也病人見此以為死證然亦有實者不可
不知敢陳其說籍立道年近五十質弱而多怒
七月炎暑大飢索飯其家不能急具因大怒兩
日復得滯下病口渴自以冷水調生蜜飲之甚
快滯下亦漸緩如此者五七日召予視脉稍大

下數遂令止蜜水渴時但令以人參白朮煎湯
調益元散與之滯下亦漸收七八日後覺倦甚
發吃予知其因下久而陰虛也令其守前藥然
滯下尚未止又以煉蜜飲之如此者三日吃猶
未止衆皆尤藥之未當將以薑附飲之予曰補
藥無速效附子非補陰者服之必死衆曰冷水
飯多得無寒乎予曰炎暑如此飲涼非寒勿多
疑待以日數力到當自止又四日而吃止滯下
亦安又陳擇仁年近七十厚味之人也有久喘
病而作止不常新秋患滯下食大減至五七日

後吃作召子視脉皆大熱以爲難予曰形癯者尚可爲以人參白朮湯下大補丸以補血至七日而安此二人者虛之爲也又一女子年踰笄性躁味厚暑月因大怒而吃作每作則舉身跳動神昏不知人問之乃知暴病視其形氣俱實遂以人參蘆薈湯飲一椀大吐頑痰數椀大汗昏睡一日而安人參入手太陰補陽中之陰者也蘆則反爾大瀉太陰之陽女子暴怒氣上用主怒肺主氣痿曰怒則氣逆氣因怒逆肝木乘火侮肺故吃大作而神昏參蘆盡吐痰盡氣

降而火衰金氣復位胃氣得和而解寐黃發汁節能止汗穀屬金糠之性熱麥屬陽麩之性涼先儒謂物物具太極學者其可不觸類而長引而伸之乎

房中補益論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死矣人之有生心爲火居上腎爲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馬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

然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心
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
教恬澹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
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
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欲飛走之
狂勢也執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遇少男艮
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
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
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貧穢者水之體非向日之
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

壯心靜遇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
之骨未易為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
於此一樂於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為補
殺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日薄說
夢向癡難矣哉

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
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
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
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大氣至清

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氣為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願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為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為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腑臟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腠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皆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

中聖人作易取金為氣之象厥有旨哉

張子和攻擊法論

愚聞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為正氣不能自病因為邪所客所以為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之理由是於子之法不能以疑其間又思內經

平陽精神
景有言病當行解診其尺脉瀋當與黃芪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以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既言與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以為之依歸發其茅塞遂游江湖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得原病式東垣方冀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為師者泰定乙丑夏始得聞羅

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五七次越趨三闕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無膠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歲羅公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其形稍甦與桃仁膏氣一日三劑之皆見血塊痰

日與藥雜氣息又半月其人
半月餘與鈿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
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
傷小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
令其診視脉狀曰稟羅但臥聽口漫用其藥治
其病以其藥監其藥以其藥為引經往來一年
半並無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
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又大悟
古方治今病馬能膠合隨時取中其此之謂乎
是時羅以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舊屋接新

屋其材木非一不再匠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
是又思許士釋微論曰子讀仲景書用仲景
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
遂取東垣方彙手自抄錄乃悟治病入當如漢
高祖蹤秦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
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復
也於是定為陰易之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
須保護以局方為戒也